

REN DE YAO RESEARCH

任德耀研究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任德耀研究

主编 李涵
副主编 严伟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德耀研究/李涵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7. 3

ISBN 7—104—00824—1

I . 任… II . 李… III . ①儿童剧—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②任德耀—艺术评论—文集 IV . J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750 号

任德耀研究

李 涵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印 刷

225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 印张 4 插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册

ISBN 7—104—00824—1/J · 365

定价：24.00 元

序

李 涵

在我的印象中，以对某一位儿童戏剧家作专门的研究而将此种研究汇集成一本书的事情，以往还没有过。所以我们现在编成这本《任德耀研究》，似乎值得小小地庆祝一番。

没有专门的集子并不是说没有人进行过研究。事实上，有几位同志，他们曾在清苦而寂寞的境遇中对包括任德耀在内的一些儿童戏剧家所取得的成就作过认真的探索，并取得一定成绩。照实说，现在这本书，正是上述工作的延伸和发展。

然而，眼前的成绩，并不值得我们津津乐道。这些年来儿童戏剧在创作和演出上的成绩很难认为已经同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相协调，而对于儿童戏剧的研究，相对说起来也许更滞后一些。

我不想在这里探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我只是认为，对于某一项工作，倘若我们认准确实重要确实是应该做的，那么我们不妨一件一件，切实地做下去。

两年多前，也就是1994年1月份的一天，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是由院部（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召开的。会上，我谈了编纂《任德耀研究》的计划。与会同志情绪热烈。会后，这方面的工作也就开始进行起来。就在这个座谈会召开的同一个月，任德耀突然患病，住进了医院。

两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这本书现在将要出版，而任德耀，以

其坚韧的意志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现在仍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老人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所钟爱的儿童戏剧。

任德耀是我国儿童戏剧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宋庆龄的指引下，任德耀以其毅力和智慧，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半个世纪，从而将我国儿童戏剧的水准在总体上提高了一个层次。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对任德耀的成就从各个层面进行研究，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儿童戏剧的本质，理解儿童戏剧家与社会、与儿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当前儿童戏剧事业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助益。

我们的研究工作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初步的，但是如果能够以任德耀从事儿童戏剧工作的精神来进行这项工作，那么这种研究将会深入地进行下去并取得更好的成绩。

1996年9月12日

目 录

序	李 涵 (1)
目标：“托起明天的太阳”	金安歌 (1)
——任德耀的业绩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儿童剧就是应当这样写	李庆成 (11)
——任德耀剧作及其理论文章读后感	
爱的艺术 美的艺术	李 涵 (18)
——任德耀的创作道路	
传递生命旗帜的园丁	程式如 (47)
——任德耀剧作的特色	
撼动：终于发生	欧阳逸冰 (62)
——读剧本《魔鬼面壳》浮想	
以心为笔 以爱为墨	陈迎宪 (70)
——试析《友情》及任德耀剧作特色	
绚丽的花 纯净的心	李布而 (85)
——任德耀童话剧漫笔	
点燃小观众想象力的行动	朱以中 (96)
——任德耀导演艺术学习札记	
任德耀艺术管理初探	沈海平 (111)
任德耀的艺术精神	顾帼一 (126)
“儿童戏剧的仆人”	战 车 (135)
老任教会我演戏	章安娜 (144)
将彩旗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沈敏华 (152)

任德耀的舞美意识	张寿华	(160)
任德耀的音乐意志及其实践	张鸿翔	(168)
在京沪两地召开的“任德耀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		(177)

附录

关于舞台美术设计问题	任德耀	(212)
“六一”抒怀	任德耀	(216)
“我们要有成百个儿童剧团”	任德耀	(226)
——记宋庆龄同志对儿童戏剧事业的关怀和抱负		
点燃他们的想象力	任德耀	(238)
美丽的“妈妈”	任德耀	(244)
20世纪的“新童话”	任德耀	(247)
导言	任德耀	(249)
儿童剧创作漫谈	任德耀	(274)
《好伙伴之歌》现象	任德耀	(283)
他们在探测孩子心底的秘密	任德耀	(288)
——看儿童剧新作《奇怪的101》演出有感		
《五(2)班日志》观后随想	任德耀	(293)
“把最好的艺术献给儿童”	任德耀	(296)
——访问日本仲间剧团纪实		
有信心 有成绩 有距离	任德耀	(312)
——在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会员代表		
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后记		(316)

目标：“托起明天的太阳”

——任德耀的业绩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金安歌

如果说我们的少年儿童是“初升的太阳”，那么包括儿童剧在内的一切服务于孩子的事业便是为了一个目标——“托起明天的太阳”。有的人在自己壮志骄阳的年华里伸出“托起太阳”的有力臂膀，及至人生的黄昏时分，仍然用夕阳的余辉为明天太阳初升的地平线抹上一道灿烂的金色。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老院长任德耀就是这样。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任德耀的实践不仅丰富多彩，而且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它既直接对中国儿童剧事业的过去与现在具有重要意义，又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显示其独特的魅力与风采。从总体上说，任德耀在儿童剧事业中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任德耀是一位艺术家。只要不是抱以武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人们就会理解儿童剧并非一种简单粗陋的说教，它显然称得上一门精深的艺术。当然，要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承认儿童剧是艺术，儿童剧工作者自己必须拿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作品，只有作品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任德耀拿出了这样的作品。许多共和国的同龄人在经历过人生的风雨与磨难后，心中却依然珍藏着一枝不败的“马兰花”，那是他们心田里最早播撒下的爱与美的种子。《马兰花》——这朵中国气派与风范的儿童剧奇葩，四十年来在全国各地生根开花，甚至异域的土壤中也散发着它的芬芳。《友

情》、《好伙伴之歌》等等，一大批剧目简洁明快，健康向上，意趣盎然，同样受到一批批小观众的珍爱。任德耀还是艺术领域中一位难得的多面手。剧专的舞美专业训练造就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高雅的审美趣味。然而，光与影的世界毕竟在当时不能充分满足儿童剧发展的需要，也难以完全驰骋他本人的艺术潜质与诗人才思。于是，他当起导演，将心中的形象种子活生生呈现到舞台上；他甚至与笔墨结下不解之缘。对于一个习惯于色彩与线条的人来说，与文字打交道可谓脱胎换骨，而他却酣畅淋漓地构筑着自己的人物与情节以及一个色彩斑驳的世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儿童剧在任德耀的努力下向着艺术的殿堂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艺术家。一位儿童剧艺术家是幸福的，现在的孩子看他的戏；过去的孩子看过他的戏；将来的孩子还会看他的戏。当许多已经成为父母、老师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学生去看一出他们小时候就耳熟能详的戏时，这是一番怎样的人生况味啊！只有艺术才能留住童年和青春，从这一点上说，儿童剧艺术家是真正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接起来的大师。

其次，任德耀是一位教育家。很多小朋友都奇怪：舞台上的小兔小猫、戴红领巾的大哥哥大姐姐在生活中居然已经能当他们的叔叔阿姨，甚至到了爷爷奶奶的辈份。然而，这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也确实曾经是孩子，其中有不少人就是在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步入儿艺的。解放前夕以及建国初期，儿艺吸收的团员多数在十四、五岁左右，开办学馆后，学员们也都只有十来岁，1974年那届学员还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就被招了进来，更是名副其实的孩子。教育人民的人必须自己先受教育。儿童剧工作者肩负的是教育孩子的崇高使命，必然要求具备合格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艺术素质。况且大多数人进儿艺时本身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因此对儿童剧工作者的教育更堪称任重道远。针对儿艺的特殊状况，负责领导工作的任德耀从战略高度出

发，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教育体制。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根据宋庆龄“要请最好的老师来教这批孩子”的指示，汇集了上海文艺界一大批精干力量从事儿艺的业务教学与指导。到了学馆时期，仍然有一支由院外艺术家构成的生力军活跃在儿童剧的教学舞台上。学艺先要学做人，艺高更须品德高，任德耀的这个教育思想是明确的。儿艺从来没有成为一座死寂的象牙塔，她始终以极大的热忱与时代生活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保持着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五六十年代，从最基本的艺术职业道德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儿艺人一系列人生信念和价值标准就是在大量深入基层、下乡劳作、慰问工农兵等社会实践活动中确立巩固起来的。直到现在依旧矢志不渝，无怨无悔。万丈高楼平地起，儿艺很多在事业上做出成绩的同志从当年有机的思想、道德和艺术教育中受益终身，有的还直接受到任德耀本人言传身教的深刻影响。

再次，任德耀是一位管理者。从1947年创建儿童剧团直到八十年代退居二线，他长期站在儿艺的领导岗位上。在几十年的领导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任德耀熟悉舞台，熟悉编剧、导演、舞美等各个艺术部门的创作规律，这就为他创造了将行政管理规律同艺术管理规律有机结合，互相谐调的有利条件。这一点对于今天从事艺术管理工作的同志是很有启发的。目前，整个文艺界正在积极摸索一套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方法，艺术总监就是改革探索中的一项产物。艺术总监决非发号施令，他必须集管理者的气度与艺术家的眼光于一身，方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复杂的演出活动。由此看来，任德耀的实践活动早在几十年前已初步显露出艺术总监的素质与萌芽，这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并进一步研究。

任德耀还是一位学者。他直到晚年才开始着手进行一些理论的整理和总结工作，因此见诸于文字的论述并不很多。然而，任

德耀毕竟更主要是一位剧作家，对他的学术探讨不可能脱离他的创作过程。只要读过任德耀的剧作就会发现，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学识，包括一些我们不甚熟悉的自然科学的发现。同时，他是在情节的进展中以浓烈的诗情来展示他的学识积累的，这就避免了学究气，从而为他的剧作带上了清新的抒情色彩。《宋庆龄与孩子们》中“猫儿眼”的取名、《魔鬼面壳》中小蜉蝣的生命历程都是从大自然中获得最初的灵感，经过哲理意味的提炼升华，成为一股深沉隽永的诗意。

杰出的科学巨匠牛顿曾经说过：“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任德耀，这位艺术家、教育家、管理者与学者的身后就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便是中国儿童剧事业的奠基人宋庆龄。宋庆龄的一生是为争取妇女儿童权益，而不懈奋斗的一生，被人们誉为“中国妇女儿童最伟大的保护者”。早在政治风云变幻不定的1946年，宋庆龄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要通过戏剧培养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宋庆龄开拓的儿童剧事业是正义崇高的，一切正义崇高的事业总是召唤吸引着时代的优秀儿女投身到它的旗帜下。任德耀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深刻地感受到在黑暗的旧中国，身受精神与肉体双重摧残的广大贫苦儿童是多么需要一点精神的激励，使他们看到光明，看到未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曙光。解放后，他对儿童剧的理解继续发展，明确要求自己和剧院工作人员要把最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少年儿童，不能让一个孩子在看我们的戏时留下遗憾。几十年来，事业的使命感和宋庆龄的人格感召构成任德耀奋斗的双重动力，并且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精神内涵，即作为一名少儿工作者，心里要时刻揣着孩子。这是他个人的生命核心，也是整个剧院的立足根本，特别值得我们这些领导岗位上的同志认真学习。我时常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当我离开儿童剧舞台在外拍片整整十个春秋后，

是一股什么力量把我从充满诱惑力的摄影机前重新拉回到清贫的儿童剧院？我所找到的答案似乎并不复杂：我是儿童剧院培养的，儿童剧是我的事业。在儿艺这个集体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青少年时代。然而，我还没有在这份事业中留下更深的足迹，我还没有为我们的小观众做出更多的事情。因此，在外拍片的那几年中，我总觉得欠下了孩子们一点什么。怀着这份歉疚和向孩子们还债的心情，我走出令人羡慕的摄影棚，回到母亲的怀抱，尽管她在不少人的眼里还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儿科”。还债的心理固然谈不上崇高，这恐怕也是我们与任德耀存在差距的地方。所幸的是，我还是从中发现了任德耀当年播种在我们这些年轻心灵中的信念种子：心里要时刻揣着孩子。这使我的心多少踏实了一些，也更平添了几份力量与信心。当然，我们的时代与任德耀担任领导工作的时期相比，毕竟已经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摸索中的建立更是极大地冲击了社会某些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可能照搬任德耀当年某些具体的领导和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然而，探索新路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超越历史，不是为了抛弃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取的。最近，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再三强调要讲学习、讲政治和讲正气。我想，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唤起我们对历史上一些美的善的、正确并行之有效的传统的重视，以便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阔步前行。教育儿童永远是一项光荣崇高的事业，在世纪之交，国家竞争集中体现在人才竞争的今天，这项事业更是任重道远。因此，任德耀“心中时刻揣着孩子”的精神核心仍是我们的剧院一面鲜明的旗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条件下，任德耀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启发和借鉴。

其一，抓好剧目建设，重视人才培养。

作为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剧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批艺术含金量较高的剧目和一支人才济济的演职员队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遍野盛开的《马兰花》；没有朝气蓬勃的《小足球队》；没有意气风发的《白马飞飞》以及一大批优秀的编导演和舞美人员，我们的剧院能跻身于全国有影响的艺术团体行列。戏剧是通过直观的形象和情节来完成艺术创造的，因此剧目建设是我们工作的基础。任德耀一贯在儿艺的剧目建设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他深知要体现宋庆龄同志对儿艺提出的“实验性，示范性”的方针，就必须在我们的剧目中将观赏性与教育性尽可能完美地融为一体，让孩子们在喜闻乐见的形式中获得教益，从而真正实现寓教于乐的审美理想。近些年来，文艺界有一种观点，一味强调艺术的娱乐性、可看性，削弱淡化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效应。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观点在成人审美中是否可取，但至少它在儿童剧中是要碰壁的。试想，连一些自发的儿童游戏中尚且贯穿着朴素的是非观念，集体意识等，更何况我们是在有意识地进行创造。纵观任德耀的实践，无论是他选择排演的外国名剧还是他本人亲自创作的作品，都在一个五光十色的美的世界中折射着真与善的光芒。美由于真与善的存在才真正成了美。《马兰花》在泥土的芬芳中传达着我们民族崇尚勤劳善良的传统道德观念；苏联的《小白兔》又是以动物世界的一场较量，体现着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理解与认识，类似的实例可谓不胜枚举。实践出真知，任德耀能够长期坚持教育意义在儿童剧中突出的指导地位，这与他平时点点滴滴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五、六十年代，儿艺经常在任德耀的主持下举行主题晚会。从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等，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我们关注和表现的题材。儿艺人就是在这样的磨炼与积累中捕捉到了时代跃动的脉搏。因此，儿艺舞台上的剧目从来都不是脱离生活本质，远离时代要求的形式主义的孤芳自赏。雷锋、刘文学、向秀丽……这

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孕育的英雄楷模都在儿童剧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任德耀的努力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任德耀的实践是与新中国建设这样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维系在一起的。即便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历史劫难后，他仍然从宋庆龄所说的“要写新东西，写有益于孩子们思想品德教育的剧本，要他们讲礼貌，不要说粗话，不要抽烟，不要打架。”中获得启发，写下了后来成为孩子们好伙伴的《好伙伴之歌》。在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我们同样不能放弃儿艺一贯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儿艺的舞台上就是要涌动一股理想和青春的激情，用这股激情去感染和激动我们的孩子，使他们看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不也正是宋庆龄对儿童剧的期望和她当年开创这项事业的初衷吗？八十年代末，团中央在全国少年儿童中掀起了向赖宁学习的热潮，我们领导班子决定把赖宁的事迹搬上舞台。当时曾有人担心，这样一个题材是否已经过时了？我们的回答是：没有！既然时代能够造就这位少年英雄，而我们的儿童剧工作者却视而不见，那就是我们不可原谅的失职，我们将对不起孩子们。在任德耀的支持参与下，少年英雄赖宁终于以其平凡而闪亮的“生命瞬间”在舞台上与广大同龄人见面了。近期以来，儿艺创作演出的《雁奴莎莎》、《雏鹰在行动》、《白马飞飞》等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不少地方取得新的发展与突破。这证明主题鲜明、意蕴丰厚、形式优美的剧目永远是我们剧院的生命力，只有创造出精品，戏剧工作者们才无愧于自己的事业。

一个剧院需要优秀剧目，一个演员更是离不开优秀剧目。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戏就是演员的试金石。演员总是要通过好戏才能磨炼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从而脱颖而出。任德耀在领导儿艺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表演人才，他们的成就无一不是在丰富的舞台实践中取得的。近年，我院青年演员蔡金萍、夏志卿等引起人们的瞩目，也是由于他们有幸主演了若干有影响的

作品，使他们的艺术才华得到较为充分的施展，赢得了社会的承认。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好的剧目毕竟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呈现到舞台上。没有一批优秀演员，一个文学上很有光采的剧本也可能由于表演的欠缺而在舞台上黯然失色。儿艺有很多剧目直到今天仍焕发着蓬勃的生机，这与一支能称得上表演艺术家的演员队伍是分不开的。任德耀在培养训练演员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尤其可贵的还是他对演员艺德和事业观的重视。任德耀一再强调，表演者是创作者与创作材料的统一。一个不合格的零部件可以返工调换，而一个演员一旦走上舞台后就是无人能够取代的，他的语言、动作、情绪都直接关系到整个演出的效果。舞台上的每一分钟都是不可重复的，任何一个表演中的遗憾只要被留下了就不可能被抹去，至少对于看这一场演出的观众来说是永远的遗憾。任德耀反复所说的“舞台就是圣殿”，对于每一个演员都是一番忠告。没有刻苦和敬业精神，成才就无从谈起。儿童剧演员要获得社会的肯定与尊重，扩大影响，一方面有赖于社会机制的完善，另一方面，儿童剧演员自身也要显示出志气和实力。我们坚信，剧目和人才就是两只有力的翅膀，它会载着我们扶摇而上九万里，登上艺术的高峰，飞进孩子们的心中。

其二，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儿童剧事业为标准和出发点。

中国的儿童剧事业是万众景仰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手开创的，中福会儿艺是她的一颗“掌上明珠”，她老人家在世时对儿艺倾注了无限的关怀与爱心。任德耀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深受宋庆龄的影响。他尊敬热爱宋庆龄，并把这份深厚的感情具体落实到对宋庆龄事业的忠诚上。他在长期的实践中继承领会宋庆龄的思想精神，又不懈地把这笔光采照人的精神财富传播给全体儿艺人。虽然宋庆龄同志已经故去多年，但她的精神不会死，她的事业仍然发展活跃在神州大地上。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剧院的领导

班子进一步解放思想，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我们有一点与任德耀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在决策的时候总是要权衡考虑，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有利于儿童剧事业的发展。我们深知，儿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到宋庆龄的名誉和形象。维护宋庆龄，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只要有利于儿童剧事业发展的，我们都坚决去做，哪怕在经费紧张的条件下也不退缩；而对儿童剧事业不利甚至有可能损害宋庆龄声誉的事情，即使有再丰厚的经济利益，我们也不动心。对此，儿艺上下有一致的认识。永远不会动摇。如今，我们在办院思想上提倡开门办院，促进人才的交往和合理流动。院内的艺术家在完成本院工作的前提下，我们鼓励他们大胆地到其他艺术岗位上从事艺术实践，借以吸收多方面的艺术养料，丰富完善自己。同时，我们也热情地请来院外艺术家，让他们在儿童剧舞台上施展艺术抱负，为儿童剧带来新的观念和面貌。《雁奴莎莎》、《白马飞飞》等剧目都是在院内外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与协作下完成的。我们还逐步扩大加强了与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国际交流，并更加积极地获取国内外儿童戏剧界的信息动态，作出科学的分析研究。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为了创造出更精美的精神食粮哺育新一代的少年儿童，使宋庆龄的事业发扬光大。我们送戏下农村，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文化扶贫，更是为了像任德耀那样继承宋庆龄的精神，把祖国亲人的温暖和牵挂带给那些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成长的祖国的花朵们。今后我们仍然要花大力气把这些工作持久地开展下去。

儿童剧事业走到今天，正在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近来，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反复指出要重视繁荣少儿文艺的发展，我们儿童剧当然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番倡导下，越来越多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儿童剧的特殊作用，并

给予了一些实际的帮助。这使我们儿童剧工作者感到振奋鼓舞，也更意识到肩负的责任格外重大。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全国现有少年儿童3亿1千万。以其中的1亿3千万少先队员来计算，这些孩子在全国22个剧团都演出的情况下，要每50年才能轮到看上一次儿童剧，而这半个世纪几乎就是一个人的大半生。我们到安徽老区演出的实际情况表明，贫困地区的孩子确实极少有艺术欣赏的机会。有的孩子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儿童剧，竟然着了迷似的把同一出剧目连看三遍。即使在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200多万少年儿童平均也要7年才能轮到看一回儿童剧。我想，退居二线后仍念念不忘事业的任德耀老人对中国儿童剧事业的发展，也一定同我们一样抱着既欣慰又急迫的心情。中国的儿童剧正在有幸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前景光明的未来，我们要珍惜机遇，抓紧时机，再造辉煌！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确实太多太多了。在回顾任德耀一生奋斗历程之际，让我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愿我们所有从事儿童剧事业的同志们共同携起手，在这条曲折而光明的道路上向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必将前无愧于历史，后无愧于未来！

1996年夏